

石画石说

赵力

画如人

雪松，对绘画有着强烈的偏好。这种偏好，既源自他的内心，也立基于他所接受过的教育。雪松，80年代就读本科的时候，川美正处于“万壑争流”、“人才辈出”的辉煌时期。在墙内墙外各种思潮的鼓噪声中，雪松的创作总是显得那样的沉静，亦如他内敛的性情。绘画，在雪松看来，不仅仅是一种可以凭借的创作方式，更是一种文化理解和情感释放的适宜介质。于是，雪松愈来愈沉浸其中，享受着由此带来的兴奋与愉悦，并渐渐生成出了自己对绘画的那份执着。雪松，并不在乎光阴的荏苒，也不在乎时流的迁变。正如具有悠长传统的绘画本身，雪松把绘画的创作也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渐修，也就是说“他的画是从他的内心自然而然地慢慢成长出来的东西”，是他的个体生命经验的组成部分。正因为如此，透过作品的表像我们总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喜悦、他的伤感，以及他的敏感、他的感喟。画如其人，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，但是在老生常谈之中，我们常常忘却或者开始漠视它的存在。然而，雪松对于绘画的执着与践行，可以说是人性的气质特征，或许也可以称之为“画如其人”的某种当代注脚。

“他山”为“我山”

雪松开始画石头了，他把这个自2007以来的作品系列统称为“山石系列”。在中国，石头是具有特殊性的审美对象，而所谓的“赏石文化”也具有着悠长的历史轨迹。提出“石有大小，其数四等”的白乐天，发明“瘦、透、漏、皱”四字诀的米元章，酷爱奇石以“丑而雄、丑而美”的郑板桥，皆是“好石成癖”的代表。石头虽是大自然的杰作，但是赏石却是人类情感、哲理、信念和价值观的投射过程。古人的赏石，“大而奇者”可迭石造园，“百仞一拳”则案头清供，而以石为题赋诗作画者又可谓是赏石文化的“升级版”。迭石造园，津津于“一峰则太华千寻，一勺则江湖万里”的“小中见大”；案头清供，突出的是“千岩万壑来几上，中有绝涧横天河”的奇妙，讲求的是“莞尔不言，一洗人间肉飞丝雨境界”的禅定。但是无论是迭石造园，抑或是清供案头，观赏的还是“他山之石”的妙处，形构的还是“他山之石”的妙用。唯有以石为题的创作，才是自“他山之石”为“我山之石”的有机转化，将针对自然景观缩影和直观形象美的观赏，最终提升至人类情感意识的突出创造。雪松，不是“好石废事”的米元章，也不是“构奇揽胜”的计无否，却像极了“目所到即图之”的林有麟。万历年间的林有麟，曾著有图文并茂长达四卷的《素园石谱》，推崇的是以石通禅的灵机，实践的是“莞尔不言”的画境。即便景仰“他山之石”的“自然而然”，但是以“玩是一种方式，画画是一种习惯”为口头禅的雪松，亦如林有麟那样，不愿意成为赏石的旁观者，心里想的还是化“他山之石”为“我山之石”，手里正在做的还是于“自然而然”中的创作转机。

“印心石”与“屋漏痕”

雪松画石，起初最重刻划，斤斤于石头的造型和体势而乐此不疲。对绘画的执着，更让他的创作过程显得过于漫长，往往累月经年才能罢手。这些的“我山之石”，往往是“人间奇物不易得，一见大呼争摩挲”的奇石形象，集合了“起峰”、“耸秀”、“嵌空”、“玲珑”的特质形态，虽然较好地展现了自己的技巧和坚持了绘画的特性，然“我山之石”终为形拘，“我自为法”尚嫌空泛。在雪松看来，真正落实“我山之石”的法度则是放下法度的“自然而然”。于是乎，雪松有意识地不去在意那些完整构图的追求、出神入化的刻画以及不厌其烦的渲染，而是开始在石头的形似塑造之外，突出石头的气质和风骨。“磊落雄壮，苍硬顽涩”，无疑是石头的气节，而石头的气节则需要创造者的意气所贯之，“无气之石，则为朽骨”。“印心石”是晚清时代的一个比喻，指得是画石者通过与创作对象的心心相通，最终达致彼此的交融一致。或许如今画中的石头，即是雪松心目中的“印心石”，不再是“足供娱乐”的争奇斗艳，是生命体验的概括象征，也是个人情感的升腾外化。于是乎，雪松更推崇精确有力之外的浑然天成。他，一方面强调“画石画树无二般”，以“大间小”来“小间大”，形成穿插有致、高低错落、聚散得宜的群石结体，体现出了应有的石质体积和空间层次；一方面即如“屋漏痕”的禅机，既反映在画面中的线条化流淌印痕的“视觉的具体的语言”，又反映在对“自然而然”的憧憬以及偶发中的因缘与契机。

如琢如磨“芥子园”

毋庸置疑的是，雪松不是要画“花石纲”，而是要造“芥子园”来了。在2009年以来的“石头系列”中，表面上的变化是单一的石头形象正逐渐被组织化的群石所代替。雪松似乎不再满足为石头的个体来树碑立传，他倾向于在更大的尺幅上营造出更宏大的场景。雪松的做法有点儿接近于园林中的迭石，在画面中他将个体的石头按照所设想的秩序，结合出整体性的结构、体积与气势；与此同时，雪松也在不断消解或者模糊着这种整体性，亦如画面中近似舞台追光的方式，他总是藉此在有意识地突出一部分，又刻意地隐藏了另一部分。雪松的这种做法或许也出典于中国园林“藏”的理念，然而他的真正意图仍然是平面中的空间营构。平面绘画去营构宏大的空间，这既是一个经典的命题，同时也是艺术家必须面对的话题。亦如“芥子园”，物质的“芥子园”早已灰飞烟灭，但是“芥子园”也早已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传说，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“芥子园”。雪松，煞费苦心地营造出的即是属于自己的“芥子园”，同样它“小中见大”地折射出的却是我们各自的“营造法式”。